

海上名家文丛

随笔卷

且拿甜点心来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阮智富

装帧设计 陶雪华

且拿甜点心来

毛时安 主编

沈嘉禄 黄正民 策划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大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2.5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8,000

ISBN 7-5432-0204-2/I·36

定价: 14.50 元

序

毛时安

散文随笔的繁荣,说来已经有三、四年的光景了。大小报刊先后开设了随笔专栏,大小书摊摆满了名目繁多的随笔集子,大小作家纷纷投入随笔的写作,一些当令走红的随笔作者们的作品,则不厌其烦地被选家们一编再编,被书商们一卖再卖。施蛰存先生在谈到随笔时曾说过,一方面他同意把那些涉笔成趣的文字定名为“随笔文学”。另一方面他又认真地提醒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许多作品,在它们各自的祖国,也属于‘随笔’一类。外国根本没有什么‘随笔文学’。”(见《世界文学随笔精品大展·序引》)。文学的不景气,似乎已是不争之事实,何以在这样萧肃的背景下,这个连户籍都成问题的随笔,却得以红杏出墙,一枝独秀呢?

在我看来,散文随笔的热闹其实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文学现象,在它的背后有广阔的文化内涵,显示着深刻的阅读转变,折射出一种时代风尚。从某种意义上是文学屈从时尚的一种表现。面对瞬息万变的世情,面对无法预料和把握的命运,面对充满随机性的现实,面对剧增的心理压力和无情的生存竞争,许多读者

已经弃置了对文学的审美和思想要求。他们显得浮躁、不耐烦，他们很少再有静气面对经典式的文学去经历一次真正的文学阅读。他们需要絮语，需要唠叨，需要闲话，需要在文字中得到一次心的放松，让疲惫的身心得到一次抚慰和超脱。有人戏言，今日的报纸，是大报不如小报，日报不如晚报，正刊不如副刊。小报、晚报和副刊成了世俗阅读的天堂。于是，无论是报纸也好读者也好，都在期待着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随笔就是这些阅读空间的时代的宁馨儿。

随笔使思想世俗化。思想在随笔中，不再是正襟危坐面目严肃，滔滔不绝作高头讲章，让普通人感到艰涩难懂无法理喻，甚至流于刻板的布道者。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它家长里短，它儿女情长，它小桥流水，它风花月雪。它不拘一格，一事一议。它娓娓而谈，适可而止。它使讲坛上学富五车的庄严学者，脱下西装革履，还原成生活中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它使几年前文学中置读者于不顾的前卫变成了今日文坛唯读者市场是从的后卫。你要让你的思想变成实践吗？你就必须让读者接受。你要让读者接受吗？你就必须让思想世俗化。与世俗的生活场景结合，与世俗的阅读方式结合，与每天与世俗见面的版面结合。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思想不再是知识分子经院里的专利，而成了大众共享的荣华鸡、麦当劳。当然，它的弊端同样显而易见。且留待下回分解。

随笔使阅读小型化。西方有解主义者认为，在文学中，传统的史诗性全景式地再现生活的宏大叙事已经消解。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关注细部留意日常不避琐屑的小型叙事。小型叙事培养着一种新的阅读趣味和方式：小型化阅读。但是从小说出现以后，人们的文学阅读却是越来越趋向于大型化。需要花很长的时

间才能读完一部多卷本几部曲的长篇小说。随笔却是三言两语将漫长人生故事，宏大社会场景，化解成了一段段的几分钟的袖珍阅读。车站码头、饭后茶余、枕前灯下，甚至在喝咖啡的片刻，无须用功地瞧上几眼，一块豆腐干文字就可以消化完毕。再没有漫长阅读带来的无休无止的疲劳和伤神。对于生活节奏紧张的现代人来说，这样的小型阅读也许真是再适宜不过了。

随笔使智慧轻松化。在人类思想史上，智慧曾经像印度诗人泰戈尔担心的，思想太锋利了也会变成伤人的刀刃。智慧经常扮演着正剧中庄严英雄的主角，可敬而不可亲，可望而不可即，可信而不可爱。短文要俏。要把文章写得俏丽，自然要一点智慧和才气。但智慧在随笔中却经常扮演着轻喜剧的角色。它轻松愉快，调侃幽默。为了轻松，甚至不惜把庄严的思想一一变成文字的游戏。今天，在随笔作者的队伍里，不仅有作品等身的大作家，而且有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他们统统是些有智慧的人。但是面对世俗的阅读市场，他们常常需要屈尊自己，放下架子，竭力让智慧变得轻松一些愉悦一些。时代创造了一种风尚，风尚成就了一种文学。在一个需要闲聊的时代，随笔充当了读者最出色最亲近的闲聊对象。它无处不在无话不说，缩短了文学和读者的距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只要有书肆就一定会有随笔的专集和选集。

那么，在随笔选家林立的今天，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好还要选编这一套随笔丛书呢？我们认为，选编不仅是收录选编几篇文章，它实际上表明着选家的文化态度价值取向和美学理想。选诗独标一家宗旨，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唐人殷璠编唐诗《河岳英灵集》就是在“删略群才”，独选廿四家诗作中显示他“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廛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

不逮”的诗歌主张的。因此,选编自成一学,谓之“选学”。

在我们看来,当前随笔选编的一大弊端是过于看重历史。梁实秋、林语堂和周作人诸家随笔被选家们以专集、选集、合集、专题等各种名目方式一编再编,以至氾滥到惨不忍睹的地步。而一种文体在当代的繁荣是不能取决于逝去故人的旧作的。现在选家的兴趣似乎过于沉溺在对泛黄发脆故纸的开掘中了。事实上,一个民族文学的活力首先来自于当代人的心灵创造而不是对亡灵的膜拜。同样,文化的积累也来自于对当代生活的发现和理解。这套随笔所收全都是目前仍然活跃在文坛的作家作品。其次,在艺术风格上,随笔的流行风格偏重于柔靡轻灵甚至轻飘飘浮的一路。在流行的随笔中经常可以听到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可以看到把暴发当奋斗,把肉麻当有趣的作派。我们曾经认为,唯沉重才使生命无法承受。现在我们陷于这样文风包围中的读者,才真正知道什么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氾滥成灾没有风骨的随笔不仅使我们失去了生命的分量和意义,也使我们误读了我们的时代。我们希望这一本随笔选,不但能从各个侧面勾勒我们时代复杂多变的面容,它的希望它的成就,它的失落它的痛苦,它不仅有歌舞升平,亭台楼阁,它还有下岗女工的艰难的期待,一个民族沉重的起飞。而且能从美学风格上表现出时代丰富广阔的精神需求。最后,在文学与时尚的关系上,随笔决不仅仅只去做随波逐流屈从时尚的奴仆,同时它也可以而且更应该是对世俗的一种提升和净化。在人类文学史上,真正传世的文学总是那些在强大的窒息人心的时尚黑暗背景下,不屈不挠抗争中闪现出来的文字火花。随笔是一种随意而发的文字。这里的“随意”,实在是意念的“长期积累,偶而触发”,而决不是态度不严肃的随便滥写。不幸的是,随笔的写作,已经被不少人误解

为“口水文章”拿来就写。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结果总使随笔的智慧和思想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片媚谄的笑脸，一种灰色的平庸无聊。从而让轻松的随笔阅读最终在千篇一律，甚至长短篇幅也如机器复制出来的大小一般的文字中，转变成昏昏欲睡的阅读的疲倦。随笔今天的繁荣，在我看来多少有其泡沫文化的意味，是一种包含着危机的虚假繁荣。

我们今天选编的这套随笔丛书的价值在于，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上海作家第一次以如此完整的阵容来展现他们在随笔散文创作中所取得如此丰厚的实绩。老作家巴金如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博大胸襟；柯灵在浮躁时代还能如贾岛一样静心炼字，像江西诗派那样力盘硬语，语不惊人誓不休；黄裳儒雅从容的书卷气；王西彦如水月色下老树一般的倔强；王元化来自古典哲学的严谨严肃，都足以垂范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学。让我们懂得，唯有风骨人格才是随笔真正的灵魂和魅力之所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套随笔丛书收录了一大批很少为其他随笔集子所收录的学者和年轻作者的文字。他们是老一代的精神传人。他们把真实真诚奉为文学至高无上的原则，他们总是倾吐着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他们总是面对真实。如果真实让人愉快，他们就由衷地欣喜。如果真实让人难堪，他们就愤怒地呐喊。如果真实让人难过，他们就吁出一口轻轻的长叹。在一个日益浮躁、夸张、矫情的历史时刻，上海的随笔以其独有的都市喧嚣人群中的沉稳和艺术上多样的迷人风姿，吸引着广大读者。

我们生活的城市，我们脚下的土地，正在经历着自鸦片战争以来，甚至七百年开埠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刻的急剧的历史性变化，一种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深刻变化。这些随笔，作为一种率意而为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城市历史性巨变引起的每

个人的心灵悸动,他们的感觉,他们的印象,他们的想法。总有一天,我们的城市发育成熟,那些稍纵即逝的变化成为过去。到那时,这套随笔集就是一份研究当时上海的文化资料,它将过去的变化定格,是这个城市充满希望和阵痛时代的一块“化石”。这也是我们选编这套书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这套随笔以专题分,共分五册。基本上每个作家入选一篇。以尽可能展示上海随笔创作所取得的实绩。除了少数遗珠外,读者大体可以一卷在握,尽览上海文学的整体风貌。在编排上则以年龄为序,这不是为了论资排辈,而是便于读者从中看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当代生活在有序的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中所激起的回响和思考的轨迹。也可以看文风自身在生命承接过程中延续的印记。

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上海作家的热情支持。许多前辈作家大度地给了我自由地挑选他们作品的权力。黄正民、沈嘉禄始终以饱满的激情参与全书的工作。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从社长、总编到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也积极地以最快速度支持这套书的出版。著名美术设计家陶雪华同志则为这套书作了精心的设计。在此谨表谢意。

现在读者手中这卷的主题是读书。

在有些人眼里,今天是一个声光电的时代,是一个机器复制的时代,是一个声色犬马感官娱乐的时代,是一个图像横行一统天下的时代。文字、读书已经与农业社会古典文明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我们在这卷中,将可以看到读书是一种多么有益于心智,多么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呵!在这一册的字里行间我们会看到买书读书的种种经历,乃至刻骨铭心惊心动魄的经验,可以听

到关于所读之书睿智的见解评论。巴金对于托尔斯泰《复活》出版从删削到复原的经历,使我们看到文学不朽生命的所在。黄裳是藏书家,《关于柳如是》是在文化界读书界脍炙人口的名篇。这篇非同一般的书评不仅对柳如是这位奇女子有知人论世,深入其境的理解,而且勾勒了明清之际动荡复杂的社会图画。古雅但决不做作,丝毫没有借历史而自矜之意。相反写历史却平易近人。对于钟情于梁实秋周作人的读者,我建议读一读徐中玉和陈思和的两篇随笔。徐文对周作人有着正气凛然的批评。而陈文则言出有据,不但使我们看到了梁实秋今天被淡忘的一面,也解释了鲁迅何以“骂人”的原因。罗洛读契诃夫,是以诗心相读的。他说书是读者灵魂的镜子。“只有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人,才能够正确认识和理解契诃夫。”在本书中我特意选了王元化50年代写的《罗曼·罗兰和他的时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读书其实远远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接受是一种时光的消磨,它也是对生命的砥砺,是人格发育成长的精神之路,是灵魂不断自我完善的圣地。所以才有李子云那一代人生生死死的书缘,有更年轻一代在文革月黑风高夜不畏风险偷读禁书的乐趣和胆魄。读一读柯灵的《遥记张爱玲》罢。对于每个读者都会是一次何等美丽深邃的精神漫游。对历史的阅尽沧桑的通脱洞察,对远隔重洋的故人的款款深情如月光一般淡淡地透发出来,对被误解的人物和著作的恰如其分的重提与评介,还有种种的恩怨,都在这篇书评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此外我不揣冒昧地推荐陈鹏举的那篇《黑白之美》。他似乎并没有被人们称为作家。但是他不仅有着扎实的文字功底,而且在书评的字里行间,让黑与白的云子碰撞得铿锵有声,让人在这种无声的鏖战中体悟到生命和历史的大美。是一篇美得有点奇特的文字。

最后我想起本书策划沈嘉禄的一段话。让我们在古典的浪漫的情调下静静地把书读下去。拿电热温水器、咖啡杯、紫砂壶加上一把躺椅,营造起一种不合时宜的但却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小环境,使我们忘却窗外的喧嚣和别人数钱的叮咛声。诚如王元化引用的那段罗曼·罗兰的名言那样:

“要有光! 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的光明……”

同样,物质的享受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粮食。

1996. 2. 5. —11.

目 录

[1]	序	毛时安
[1]	关于《复活》	巴 金
[5]	遥寄张爱玲	柯 灵
[16]	旧书梦寻	辛 笛
[20]	东京的旧书店	杜 宣
[22]	对周作人绝不能一味称赞而忘其严重堕落 ...	徐中玉
[28]	关于读书	贾植芳
[31]	点点流光	吴 岩
[37]	关于柳如是	黄 裳
[60]	罗曼罗兰和他的时代	王元化
[64]	还书记	唐振常
[69]	第一本课外书	徐开垒
[73]	不可一日无此君	储大泓
[77]	我读契诃夫	罗 洛
[82]	阅读的饥渴	史中兴
[85]	书缘	李子云
[90]	买书潇洒伴浮生	洪丕谟
[94]	天下超级书呆子	沙叶新
[100]	最近的话题	周介人
[104]	文学之真伪	王晓玉
[107]	庄子和我	伊 人

- [114] 藏书忧 余秋雨
- [121] 关于“读不懂” 赵长天
- [126] 长辫子与书 王小鹰
- [130] 永不背叛 王周生
- [133] 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 毛时安
- [137] 陌生人: 巴尔蒂斯 戴逸如
- [139] 黑白之美 陈鹏举
- [142] 笑面人 夏中义
- [144] 体验中的抵抗 许纪霖
- [147] 书随我跋涉 叶辛
- [150] 一个女人的一小时与一生 陆星儿
- [153] 塔塔先生的玫瑰好梦 竹林
- [157] 十六岁的少女 殷慧芬
- [160] 一本书的“多米诺”效应 沈善增
- [163] 面对书橱 曹正文
- [165] 真实: 无底的深渊 周佩红
- [171] 品文札记 赵丽宏
- [177] 读书的阶梯 查志华
- [179] 读书时的氛围 查志华
- [181] 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 朱学勤
- [187] 生命之永恒的惊奇 陈保平
- [192] 鲁迅骂人 陈思和
- [197] 听孩子说 陈村
- [199] 汪老讲故事 王安忆
- [207] 这寓言是我们的 蒋丽萍
- [209] “我爹”不如“我爷爷” 徐姓民

[212]	进入,或者远离	傅 星
[215]	“恶中之善”与赤子之心	王 晓 明
[219]	读昆德拉小说的两条札记	王 晓 明
[223]	读报	吴 亮
[225]	吴越春秋的冥想	李 劼
[228]	书中没有黄金屋	马尚龙
[230]	读书时代的纪念碑	沈嘉禄
[233]	且拿甜点心来	孙甘露
[236]	江山如画	朱 蕊
[240]	村上春树迷	南 妮
[243]	文学:心灵之约	黄正民

关于《复活》

病中,有时我感到寂寞,无法排遣,只好求救于书本。可是捧着书总觉得十分沉重,勉强念了一页就疲乏不堪,一本《托尔斯泰:人、作家和改革者》念了大半年还不到一半。书是法国世界语者维克多·勒布朗写的。这是作者的回忆录。作者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朋友和秘书。一九〇〇年他第一次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探望托尔斯泰的时候,才只十八岁,在这之前他已和老人通过信。在这里他见到那个比他年长四十岁的狂热的女信徒玛利雅·席米特,是老人带他到村子里去看她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晚饭很快地吃完了,我们走进隔壁的小房间。

“不曾油漆的小桌非常干净,桌上竖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小肖像,看得出是高手画的。……

“靠墙放着一张小床,收拾得整整齐齐。

“‘你看,他们把《复活》弄成什么样了!’她说,拿给我莫斯科的新版本,书中夹满了写了字的纸条。‘审查删掉四百九十处。有几章完全给删除了。那是最重要的,道德最高

的地方!’

“我说:‘我们在《田地》上读到的《复活》就是这样!’

“她说:‘不仅在《田地》上。最可怕的是在国外没有一个地方发表《复活》时不给删削。英国人删去所谓“骇人听闻”的地方;法国人删去反对兵役的地方;德国人除了这一点外还删掉反对德皇的地方。除了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本和俄文本以外,就没有一个忠实的版本!’

“我说:‘可惜我没有充足的时间。我倒想把那些删掉的地方全抄下来。’

“她说:‘啊,我会寄给你。把你的通讯处留给我。我已经改好了十本。……以后我会陆续寄新的给你。’……”

引文就到这里为止。短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一些想法。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住了几个月,有时间读书,也喜欢读书。我读过几本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五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并未模糊,我把它们写下来。手边没有别的书,要是回忆错了,以后更正。

托尔斯泰晚年笃信宗教,甚至把写小说看成罪恶,他认为写农民识字课本和宣传宗教的小册子比写小说更有意义。他创作《复活》是为了帮助高加索的托尔斯泰信徒“灵魂战士”移民到加拿大。过去在沙俄有不少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灵魂战士”(或译为“非灵派教徒”)是其中之一,他们因信仰托尔斯泰的主张不肯服兵役,受到政府迫害,后来经过国际舆论呼吁,他们得到许可移民加拿大,只是路费不够,难于成行。于是有人向托尔斯泰

建议，书店老板也来接洽，要他写一部长篇小说用稿费支援他的信徒。老人过去有过写《复活》的打算，后来因为对艺术的看法有了改变，搁下了。这时为了帮助别人就答应下来。书店老板还建议在世界各大报刊上面同时连载小说的译文。事情谈妥，书店老板预付了稿费，“灵魂战士”顺利地动身去加拿大，托尔斯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据说老人每天去法院、监狱……访问，作调查。小说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腐败，聂赫留朵夫公爵的见闻都来自现实的生活。

小说一八九九年三月起在《田地》上连载，接着陆续分册出版。《田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有图片的周报。每月还赠送文学和通俗科学的附刊。《复活》发表前要送审查机关审查，正如席米特所说，删削的地方很多，连英、法、德等国发表的译文也不完全，只有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行的英、俄两种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来面目。但它们无法在帝俄境内公开发卖，人们只能设法偷偷带进俄国。

契尔特科夫也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热心的信徒（他原先是一个有钱的贵族军官），据说老人晚年很相信他，有些著作的出版权都交给了他。

维·勒布朗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后，拿着老人的介绍信，去匈牙利拜访杜先·玛科维次基医生。杜先大夫比勒布朗大二十岁，可是他们一见面就熟起来，成了好朋友。勒布朗在书中写道：

“杜先一直到他移居托尔斯泰家中为止，多少年来从不间断地从匈牙利寄给我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售的《自由言论》出版物，包封得很严密，好像是信件，又像是照片。靠了他的帮助，靠了玛利雅·席米特的帮助，可恶的沙皇书报审查制度终于给打

败了。”

我不再翻译下去。我想引用一段《托尔斯泰评传》作者苏联贝奇科夫的话：“全书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后未经删节歪曲而发表出来的总共不过二十五章。描写监狱教堂祈祷仪式和聂赫留朵夫探访托波罗夫情形的三章被整个删去。在其他章里删去了在思想方面最关重要的各节。小说整个第三部特别遭殃。第五章里删去了一切讲到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的态度的地方。第十八章里删去了克里尔左夫讲述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情形的话。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三十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吴钧燮译）

以上的引文、回忆和叙述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像托尔斯泰那样大作家的作品，像《复活》那样的不朽名著，都曾经被审查官删削得不像样子。这在当时是寻常的事情，《复活》还受到各国审查制度的“围剿”。但是任何一位审查官也没有能够改变作品的本来面目。《复活》还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今天在苏联，在全世界发行的《复活》，都是未经删削的完全本。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